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王统照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王统照

冯光廉 刘增人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联合编辑出版

编 者：冯光廉 刘增人
责任编辑：张伯海 蔡嘉蕓
装帧设计：廖远明

王 统 照

Wang Tong Zha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1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13}{16}$ 插页 6

1990年9月北京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910

ISBN 7-02-001011-3/Z·11 定价 4.30 元

序

王立诚

翻开案头日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快要到了，今年此日，正是先父王统照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日子。

我的心思，又一次离开眼前忙碌的工作，深深地陷入五十年来的往事。

我想起一九三二年秋天，他亲自领着我送进学校的情景，我们走在青岛海滨的石子路上，阳光温暖地照着周围，好像就在昨天。

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夏天，他从上海回到青岛家中，问我看过的他寄给我的《表》没有，然后就谈到鲁迅先生，他忽然说：“今年暑假带你到上海去吧，我领你去看望鲁迅先生。”我却说：“不！还是家里好玩。”后来多少年我始终痛恨自己的愚蠢，错过了这个机会，不过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有什么比青岛夏日的海滨更富有吸引力呢？而且谁又知道鲁迅先生就在这年冬天作古了呢！

我还想起在上海小小的书室中，他对我的晨昏两课。那是在抗战初期，我失学在家，他每天利用早晚的余暇为我讲一篇古文，也有现代文学作品，还有旧诗，至今我还保存着他给我圈点的《唐诗三百首》。记得他为了我的学习，专门买了一本鲁迅的小说集《彷徨》要我好好读，并且珍重地告诉我，这是初版，不易买到了。他还让我好好地读舒群先生写的《没有祖国的孩子》，

砥砺民族气节，决不能当亡国奴。他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启蒙教师。

那时候，老朋友们来访，我常常在一旁静听他们的谈话，他也常带我出去看望朋友。记得有一次在茅盾先生的家里，吃过晚饭后，沈伯母煮咖啡招待我们，我一边看着一只白猫，一边听着他们谈论怎样离开上海，先到苏州，然后去内地的事。他们的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呀！那时郑振铎先生在一次长谈之后曾为我题写过几句话：“度过我们这个苦难的时代，你们将是一个光明、幸福的时代吧！”下面写：“书赠立诚小友”，寥寥数十字，凝结着他们共同的心声。

我追念战争结束以后，全家回到青岛居住的年月，家徒四壁，生活萧然，他冬天一袭敝裘，夏天一身白布裤褂，为了支持正义，他辞去了教授职位，生活更加困难了。母亲为了给他买几盒香烟，也曾经不得不变卖什物，但是他仍然傲骨嶙峋，寄意海天。

我记起了一九五四年夏天，他来到北京，约我们带着才几个月的女儿梅梅给他看看，那是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还有其他几位前辈朋友，他高兴地谈到了“五四”时期在中山公园举行文学集会的往事，谈着新的创作计划，谈着他新收集到的蒲松龄的手迹，谈着整理山东“吕剧”，十分兴奋。

他的晚年住在济南离大明湖不远的一座小楼里，虽然蒙受着病魔的缠绕，说起话来语音如丝，行动时步履维艰，但是仍然坚持写作，在他逝世以后，我在书桌上发现了长篇小说《胶州湾》的开头部分手稿，说明他在病危住院以前也没有停止工作。

我们家庭祖籍山东，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作品中着力描写山东的人民和风物，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当时这类反映农民的作品还是很少的。他的作品中充溢着

对农民的感情和期待,当然,《山雨》是他的一本代表作,但是我读过他在一九一八年前后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车中人语》,这是他的处女作之一,用秀挺的行书写在一个竹纸小本上,未曾发表,记叙在胶济客车中与一位即将出国的华工的谈话,其中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的破产,农民的呼声,可见他的文学思想的形成是早就开始了。一直到晚年,他仍然抱病访问山东农村,写了很多诗,一部分选印在《鹄华小集》。

在同父亲的相处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是一位诗人。他具有诗人的感情,诗人的品格,诗人的气质。他屡次向我谈过,在古诗人中,他最喜欢杜甫的诗。他是一个看来比较温良的人,但是内心蕴藏着火热的感情;他又是一个看来很和平的人,但是骨子里包含着刚介不苟的性格。许多前辈很称道他的书法,我觉得他的字如其人,不但功力深厚,而且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性格和为人,遒劲、挺拔、深厚,有骨气,有力量,不追求时好,不尚媚姿,他是爱学欧书的,又有所创造,融合了自己的特色。

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人们纪念他,研究他的文学,今年《王统照文集》大约可以全部付印,《山雨》又再版发行,研究资料专辑也将出版。作为他的幼子的我,已经两鬓苍然,自愧不文,没有做多少工作来整理他的文学遗产,适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印行先父选集,坚囑写几句话,也就不揣浅陋,率尔弄笔,一则向读者表示敬意;再则也是借这个机会,在先父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里,作为一瓣心香,聊寄思念之情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次

序	王立诚 1
---------	-------

作 品 部 分

小说

卖饼人	3
雪后	8
湖中的夜月	13
沉思	18
春雨之夜	25
警钟守	29
湖畔儿语	39
生与死的一行列	47
沉船	55
记忆的秘密	70
五十元	79
父子	98
“华亭鹤”	119
打醮的故事	
——传说的故事之一	133

“小天人”的生与死	142
灰脊大衣	155

散文

“血梯”	178
烈风雷雨	181
老人	183
风的诅咒	189
青岛素描	191
林语	203
悼志摩	208
噩耗	214
乡人一夕话	216
听潮梦语(选四章)	
大漠中的淡影	221
什么是满足的	221
“谓我何求”	222
一朵云	222
芦沟晓月	223
繁辞集(选七章)	
玫瑰色中的黎明	227
为了文化	227
真了假不的	228
要相信的信去罢	229
一丸霜月荡潮尾	230
在你的前途上	231

何处乾坤少战场	231
荆棘与荆冠	233
“水就变成血了”	235

资 料 部 分

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	王统照	239
《春雨之夜》序	瞿世英	247
淳朴的性格 凝炼的风格	田仲济	250
王统照简论	冯光廉 刘增人	265
王统照年表	冯光廉 刘增人	287

作品部分

小 说

卖 饼 人

夜来的北风，刮得非常的猛烈，呼呼的声音，几乎要将卖饼肆的两间茅屋揭穿。天还没亮，肆里的主人周汉从板子床上瑟瑟缩缩的打着冷呵欠起来，披了件三十年前用的破羊皮袄子，趿着一双蒲草编成的草鞋，摸了根火柴，划的一声，便将床头上一盏没有罩子的煤油灯点着。一会儿的工夫，满屋子的黑烟。于是说道：

“和子，你笼着火了吧！今天很冷，你可不要将饼来凉了！”周汉一边说着；一边用块破手帕来擦胡子上冻的冰丝，——是他打呵欠时候的热气结成的——听了听没有人回答他，这时便战抖抖的提高了喉咙喊道：

“怎么啦？天快亮了，还没睡醒吗？咳！用你这样好吃懒做的孩子，干吗事啊……”

隔壁里一个又嫌恶又不经心的声音答道：

“是啦！早听得见了，老是这么催促人，冷的这么利害，还是老早的起来吓……冷不了的！够你出去挨冻的……”

周汉长吁了一口气，半晌没得言语，只听得隔壁里面板，刀的声音，和一个小孩呵着手的声音，搀在一起，于这个惨淡灯光冷气四围的屋子里，格外听得清切。他这时用根床绳将衣服来

扎好，便开放纸壁上的门子，踱到隔壁那间房子里去。

天色渐渐明了，满街上都铺了有一寸多厚的雪，半空的白雪，却正自飞舞着，各样的雪花，尚微微的飘扬，北风仍然是呼呼的吹着，有时将人家檐头上挂的冰柱吹下来，便碰在石地上有些微的声响。

周汉用两个草囤子，担了一担子的面饼，尚有些小菜辣子等在囤子上面。弯着腰儿，来街上慢慢走着，但是这时两旁的铺子，人家的住宅，都紧紧的关着门儿，除了偶然有二三辆挂着油篷子的人力车以外，简直是没个人影。所以周汉虽想着慢着步儿走去，禁不住迎面如利刃的北风吹来，脚底下不知不觉就走快起来。一面还喊着：“卖饼呀！……”的高裂的噪音。但是被风噎着，却闷而不扬，除了他自己以外，似乎没人听见！

他转了几条街，约摸也走了有一点钟的工夫。看看都还是这样，——街两旁的铺子，人家的住宅，都紧紧的关着门儿——他这时身上的暖气，却比从前增加了，只是两只手冻得木僵，一道一道的皱口，都包着绛紫色的血痕。他喊了好半天，好生失望，也没人来听他！更没人来理会他！喏大的个地方怎么明了天还只是睡觉。

“咦！……晦气呢！”他这时将喊卖的声音，却换成了这四个字，说完了，便喘着气儿走进了一条又狭又脏的巷子，他抹了抹胡子，都觉得生痛，原来冰丝又结住了，他不觉连着又说了几声：“晦气！……晦气！”

“哦……买三个铜元的饼儿。”那边一个又轻又柔细的声音，是从巷子中间右边的一间破屋檐下发出来的。

周汉连忙急走上几步，放下担子，便取出三张面饼来，恭恭

敬敬颤颤的送上道：“钱呢！”一抬头却看见对面接饼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她穿着一身夹衣服，都破旧得不堪，上身罩了一个青布绽补的坎肩，脸上却被乱发来全然遮住，看不明白，但是可以约略看得见是黄瘦的面庞里，带一些清秀的神情。周汉将饼递过，她便从坎肩的袋里往外掏钱，却只拿出两枚铜元来，她愣了一愣，便含着哭笑的面目对周汉道：

“请你候一会儿，我再问我妈要去，咳！偏没有钱，又丢在雪里去了！”

周汉看她那样子，又听她说的怪可怜的，便不禁将他平日一个钱不让的心，抛在天外去。便抢着道：

“不要急，不要再拿了，你就取这三张饼去吧！……”

“怎么好呢，你们也是因穷才做这种生活，大早上便担着担子出来满街上跑，生受你的，可太不好了！……”她一边说着，一边便从发青的眼眶里流出了两行同情的热泪来！

周汉也被她说得十分感动便问她道：

“买饼同你妈吃吗？”

“是啦，你老人家不知道我妈现在病的很利害，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想吃的东西，上那里去找呢。自从昨天，喝了一口面糊汤，是吴姆妈家送来的，直到如今，还没吃点东西，粗窝窝是咬不动的了，昨天晚上当了一条……我父亲的……棉被，换了四十个铜元，所以能够买张饼吃，但是吃也不过吃一口儿，她喘得像什么似的，一块一块的血，只是吐，……吓死人啊！……”

“哦！你父亲呢！没有别人在家吗？你妈什么年纪了？……”

周汉这时忘了身上打寒颤，也忘了他的几百张饼在草囤里打寒颤，只是在这清冷冷的天气里，风雪迷濛中，和她问答。

“咳！你问我父亲吗？他出去了五年了！到什么第五十……团作……兵官去了。听说在外边很有些钱，但是我妈总不见他个信儿，头两年才寄了一封信十块钱来。我妈见了信，直哭了三天，我也不知写的些什么，不过一张极粗极小的一张信笺罢了！后来便永远没有音信了！前两个多月，又听别人说：在那里和人家打仗，便……伤重！死了！……但是没有确信！……”

她说到这句上，便哭了，周汉也陪着擦他老眼昏花的眼泪。

“我妈和我没有一个钱儿，就是给人家做活计，有钱的人家，却嫌我家肮脏，便有活计，也轮不到我们得着做。我妈的眼，哭得伤了，虽是不到四十岁的人，做细密活计，便看不清，我呢！会做什么？……”

“一个月以前，我妈便病了，病得有时利害，便不省人事，我家里没有一个亲人，便是我妈的娘家，他们虽还不错，但是早不和我家通一个信儿，我妈赌气，也不上我外祖家的门上去。你老人家想想，两间屋子，一月好几十吊的钱——我们吃饭谁管呢？……我穿得这一身，你就看出来……”

她一面说着，声音便哽噎起来，恰有一阵风来，便吹得她用破洞的袖子，遮着脸，和周汉点点头，就将破板的门子掩上。周汉这时，胡子上的冰丝，却渐渐化成了水珠，沾湿了他的棉布面子的羊皮袄。他半天也不知道天气冷暖，只负在担子上喘气。这时从云罅中射出来的一线日光，却已照满了大地。

下雪后的第三天了，周汉这早上仍然是做他的刻板生活，挑着一担热饼，喊着从大街上慢慢走去，无意中却又到了那条又狭又脏的小巷子，又到了买饼的小姑娘那家门口。他到这里，忽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从耳鼓上传入心里，不觉使全身冷得几乎担子都挑不动——但是这早上是有很和暖的阳光，——这种声音

又细又轻，带着哀哭失望的语调，从门里喊出来是：

“妈呀，……你上那里去了……谁来救你呢……我……以后
怎么样啊……”

（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新社会》第十三号）

雪 后

北京附近有个村庄，离铁道不远。十二月某日下了一天的雪，到下午才止住。第二天天色虽还没明，全镇的房舍、树木，在白色积雪中映着，破晓的时候格外清显。

晨鸡喔喔地啼了几声，接连着引起了镇里的犬吠。正在这时，村庄的前面，忽然起了一个沉重响亮的声音，接着就是枪声、马蹄践在雪上的声、呼喊的声，还夹杂着一些细小声响。这等声响约停了二十分钟，又复大作起来。立时引起了村中最东一家人家的一个小孩子在破絮被里颤栗的感觉。

破茅屋中，被雪光映着，靠北墙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身旁有个五六岁的男孩子。他们盖着薄薄絮被，冷风从沉黑的窗中穿进，使他们几乎不敢露出头来。

重大可惊的声响，从冷厉空气里传到他们的耳膜来。那个妇人也早已醒了，然而她的心，正悬在辽远的地方，和不可思议的事上去，没说话。小孩子正盼着天明，好继续游戏。他也不怕冷，时时爬起来，瞧瞧窗户，只见很白亮的，却也不知天明没有。看看母亲，正睡的熟，不过看她的头发，时时有些松动，又听着从她喉里，发出一种轻细像是哭的微声来；和平日抱着他，在她膝上，看一封信时发出来的声息一样。他是个聪明胆大的孩子，在这深夜破晓时，他这种联想在他幼稚的心中，同电光闪动的一般快。即时，他又起来望望窗上的白色。他忽有不敢确定的思想，